

# 母亲的心

张声仁

一晃，母亲离我们而去三十六年了。她走时，刚好四十岁。那时，我正在读高中。赶回家里，对我念念不忘的母亲，已没了气息。她的遗容，像一朵秋风里枯萎的菊花，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母亲在娘家，是大女儿。外婆接二连三地生了五个女儿，没留下一个儿子。重男轻女的太婆婆，不时数落外公，说外公不为祖宗争气。这些唠叨，使外公一辈子不敢大声说过话。外婆是在外公的怀里一脸愧疚地离去的。父母抱着我去奔丧，我还不到一岁。在几个姨妈手里传来传去，我一点都不怯场，据说还笑个不停。

母亲后来数落过我，说我满月时，外婆

抱着我，她的眼泪打湿了我的脸颊。我挥动小手去抓外婆手中晃动的红铅笔。她老人家那么疼你爱你，你竟然在她去世时没心没肺地笑。

外婆去世后，外公带着尚未成年的四姨和小姨，侍奉着太婆婆。后来，三姨、四姨和小姨相继出嫁。母亲与二姨商量着，把我和二姨的大儿子亮子表哥，轮流送到外公家去，陪伴寂寞的外公和太婆婆。上学后，寒假和暑假，母亲都要亲自把我送到外公家去。临别时，总要嘱咐我听外公和太婆婆的话，不要顽皮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母亲把我送到外公身边，院子里有好多人笑话我，说我不怕丑，老是到外公家去弄饭吃。我把这些话告诉母亲，说不想去外公家了。母亲对我说，我们家里穷，没有拿得出手的东

西孝敬父亲和奶奶，把你当件礼物，你外公和太婆婆会高兴的。你长大了，会懂的。

记忆里，每到清明时节，外公都会备好祭品，带着我去坟上祭奠。等他念念有词地说完后，我抢着去点燃那挂红色的鞭炮。清脆的鞭炮声，在山野，被风吹进树林。家里，太婆婆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，在等待她的儿子，还有玄外孙归来。看到太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，我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。外公则破例地倒上一盅酒，有滋有味地品着。

每次回到家里，母亲总要问我，是不是跟着外公去扫墓了。我兴奋地告诉她，去了的，太婆婆还杀了大公鸡，那两个大鸡腿，吃得我的肚皮都快要撑破了。母亲听着，平时苍白的脸，红红的，笑着说，好儿子。

## 母亲

刘芳

母亲是一位淳朴又勤劳的农民，也是上世纪50年代少有的“知识分子”。

可由于年代特殊，母亲的满腹诗书也随着岁月一点点埋没。

弱小的身躯永远在田里、地里、灶台边忙碌着，围着一家老小转悠着，操持着，手上总是有像沟壑一般厚厚的茧子，一头秀发也渐渐发白，几株皱纹也不知在何时悄悄爬上了额头。

为了让我们三姊妹成人成才，母亲整出了一条家规：要么在家里读书，要么出去干活，反正刘家不养懒人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！

我天生懒惰，手脚笨拙，讨厌大汗淋漓的滋味，对干活实在厌恶至极，只能选择在家读书写作业。

姐姐聪明利索，哥哥活泼调皮，他们都会兴高采烈地跟着母亲去田地里，走的时候还不忘挑唆一句：“妹妹，你和小黑要把屋守好啊！”

气得我咬牙切齿，敢情我的价值就是与一只小黑狗画上等号？

那时，每户农家总有干不完的活，不到天快黑了，他们总不会回来。

我写完作业后，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消遣大把时光。

有时，我会小憩一会，睡眼朦胧起来后，只有小黑狗陪在身边。

无聊至极时，我就找书看，哥哥姐姐那会都读初中了，我经常翻看他们的课本。后来姐姐爱上了看小说，我也会翻看不知道姐姐从哪里弄来的小说看。

我十岁那年秋天，自告奋勇地拿着小镰刀参与家里的大丰收行动。

当小脚丫一塞进泥巴里，就有蚂蝗爬到我腿上，大快朵颐地吸我的血，扯都扯不掉，越扯越长，黏糊糊的。我又害怕又难受，只好爬到田埂上拿棍子把它搓掉了，然后伤口上就开始渗出鲜血，不仅有点痛还奇痒无比。我真想把镰刀一扔走人了，可是出发前我们每个人是分了任务的。我的任务是那半边田，哥哥说那块田从我一出生就属于我的。

我只好咬着牙，抹掉脸上的汗珠、眼泪继续下田。

这时，我灵机一动。

我问母亲，“学习雷锋好榜样”的“榜样”怎么写啊？

母亲用镰刀在水田里画了几下，我说“哦，我记下了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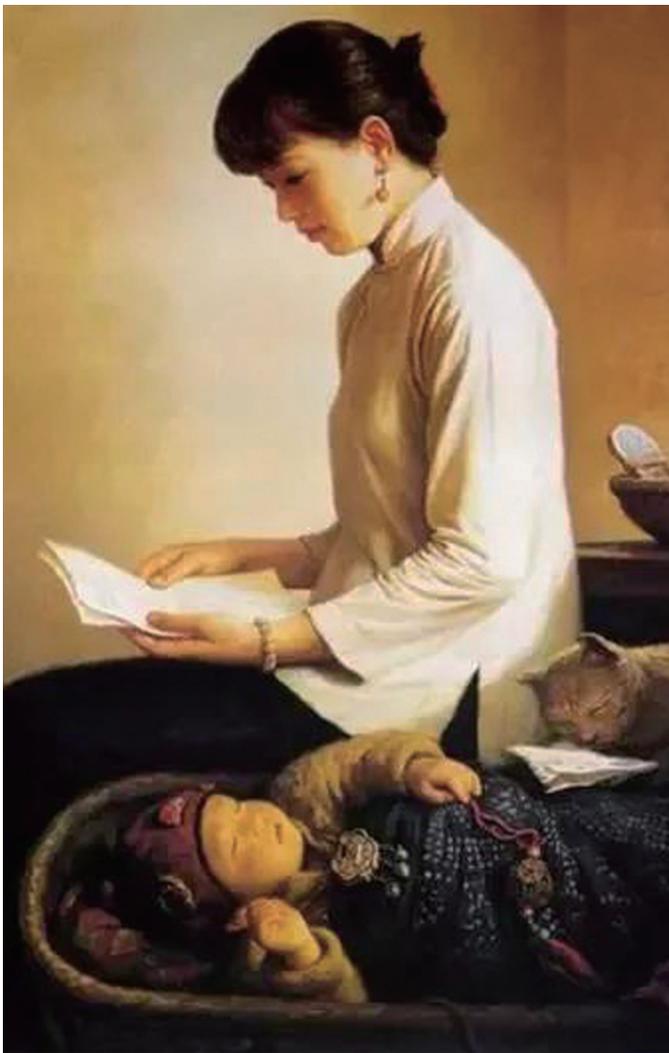
过了一会后，我开始哼歌：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，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带领我们向前走……

“母亲，领袖怎么写啊？”

母亲直了直腰，正要教我怎么写时，又停下来，哭笑不得地看着我说，“你还是回去翻字典吧？我要是这么教下去，今年的收成可就悬了，万一遇上暴雨，这谷子都得在田里发芽了。到时候咱们一家老小得喝西北风。”

有了母亲的特赦令，我丢下镰刀，哼着小曲，一路上蹦蹦跳跳地回家了。

还是家里舒服，还是看书有味。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我那会觉得古人真有远见！



因为母亲的独特家教，我渐渐习惯静下来看书，养成了爱学习的好习惯。

后来，哥哥姐姐南下打工去了，母亲没有了帮手，越发劳累。但只要看见我手里捧着本书，她都会轻轻地把门掩上，从不吆喝我做任何事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的世界变得丰富，工作、旅游、聚会、培训，家里辛苦的劳作都被抛到九霄云外。

每逢回家，母亲总会津津有味地听我说些身边的事情。

我告诉她，我最近有开始拿秃笔涂鸦点文字，母亲眼睛里泛着光芒，立马起身，戴上老花镜，拿着我的手机看我的稿子。60来岁的人了，居然还能发现我稿子里的错别字。

我问母亲，“你也读了不少书，改革开放后，怎么不出去闯一闯呢？”

妈妈说：“辛勤三十日，母瘦雏渐肥。那会你还小，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，横不下那个心啊！如果一本书和一块糖摆在桌上让我选，我肯定选书。”

我鼻子酸了，眼睛湿润了。

## 一幕春景

李优成

阳光照亮屋顶

鸟鸣起羽箭之舞

春天怀抱的花簇之中

一位母亲

推着一位轮椅上的母亲

阳光铺洒在她们身上

年轻的母亲时不时地勾下腰

用白毛巾帮年老的母亲

擦嘴角 擦眉毛

擦去满脸的微尘 汗渍

擦去额头的皱纹和忧伤

她们轻言细语地说着话

好似一位母亲推着

摇篮里的婴儿在走

## 写诗的母亲

张雪珊

阳光，紧贴温度计节节高升

年逾古稀的母亲，大字不识一箩

但她熟谙每一季庄稼的格式

以及每一株幼苗的韵脚

且对它们知根知底，知冷知热

背脊弓成蜗牛，一点点弯下去

母亲缓缓挥动如椽的锄柄

在泥土的辽阔中耕耘，破题

撒下一粒粒幸福的种子

这些活泼可爱的精灵

迅速着床，生根，发芽

齐刷刷拔节分蘖，长成绿色的诗行

洋洋洒洒，刷新田野的版图

家园这本厚重的诗经，意境悠远

封面题上勤劳，封底刻着兴旺

镀上金色的光芒

绵延成激越动人的心跳

## 后来没有了咳嗽

曾楚涛

成了烙在你岁月上的水印

我们如何努力也无法帮你擦除

也成了长满在我们日子上的刺

那些乡间随处可见的

锋利的羊角刺

有时是清晨，有时是午夜

这些刺，挥舞得很激烈

我们和药，和被咳嗽得喘不过气来的

你自己，即便恨之入骨

也无力扑灭

母亲，后来你终于可以不咳嗽了

历经几十年较量

彼此沉默，岁月静好

至今已整整九年

没有了咳嗽的旧宅子

阳光一如往昔

木格窗已积满灰尘

老屋蓄满寂静

这寂静呵，又闷又慌

憋得我想抱着

你扶过的门框

哭一会儿